

### 探访俞平伯

周忠麟

对于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俞平伯是那样的陌生。说起他,其实就是一个“沉睡”中的“出土文物”,我这样说,并无调侃俞平老的意思。

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由于从事刊物的编辑工作,我曾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有很多世纪老人,其中如夏衍、巴金、冰心、俞平伯等,都是在1900年出生的,到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都已到了耄耋之年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比较宽松了,我们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应该抓紧时机,拜访这些世纪老人,为祖国留下珍贵的文学遗产。



俞平伯是清末学者俞樾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1900年出生在苏州的浙江德清。他曾和朱自清一起创办过中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

俞平伯曾经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而后面的四十回则是由高鹗续作。俞平伯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后来胡适赴美,顾颉刚则远离了红学圈子。俞平伯成为了中国大陆红学界的“第一人”,发表过红学著作近40万言,被人称为红学的“泰斗”。

但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走的仍是考据的路子。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看了俞平伯的一些文章后,大为赞赏,还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

但随着1954年3月李希凡和蓝翎在《光明日报》上对俞平伯的挑战,毛主席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俞平伯从此销声匿迹“沉睡”了,远离文坛。此所谓“成也红楼,败也红楼”。

我当编辑时,俞平伯当时已经在土里“沉睡”了近30个年头,而且尚未“出土”。我当时就认为,红学之争只是学术之争,所以就想去北京采访之际,拜访一下俞平老。

早在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我拜读了俞平伯和朱自清各自撰写的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知道了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等其实就是中国现代白话散文的鼻祖。之后,又喜欢上了俞平伯的散文名篇——《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西湖变幻的美,造成一种空灵和朦胧的意境。

1983年9月,我与俞平伯通信后,他在9月28日给我的明信片上说,“忠麟同志:来信转到。拙文芜杂,得失参半,乃蒙鉴赏,为幸。日本零落并无新刊,难塞雅意。今年有新印三书,开列于下:1、俞平伯选集,他人所编,我未校对——上海文艺出版社。2、杂拌儿之一二,我看过。江西人民——百花丛刊内。3、依旧书重印,《我们的七月·六月》,系同人刊物,我与朱君所作颇多,上海书店出版社。”

你在上海找书不难,另有《论诗词曲杂著》,古籍出版社,云年底出书。匆匆奉复,即颂 著祺 俞平伯 九·二八 南沙沟十一楼一门二号”

1983年10月初,为了亲耳聆听俞老对散文的见解,我就当了名不速之客,拜访了尚在“沉睡”中的俞平伯。我去南沙沟拜见了俞平老,记得那已经是冬天了,我孤身驱车来到了南沙沟,到了二楼。因为我知道俞老已经谢绝接待一切来客,所以也不事先预约,径直闯入府上。俞老的女儿为我开了门,然后从漆黑的后屋请出了俞平老。只见俞老穿着一身黑色中式衣裤,慢慢地走了出来。甫入座,我定睛一看,发觉他的衣服崭新,但衣服上却布满了一个个小洞洞,可以说星罗棋布。小洞洞还特别明显,因为已经能看到洞里的白棉絮,形成了“满天星”。事后才知道,那是俞老吸烟的烟灰烧出的杰作。据说俞老嗜烟嗜肉,不受控制,吃完就睡,自然率性。

俞平老似不善言辞,那天他是睡眼惺忪,我也不便多说,只记得我自己在细读他的散文,日后

坊间经常争论,苏州河与黄浦江,谁是上海的母亲河。从上海老城厢缘起于黄浦江的前身上海浦而言,有理由说黄浦江是母亲河,苏州河是外婆河。但是研究上海城市发生与发展,我更想说的是,区分黄浦江与苏州河谁是母亲河,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海城市发展有黄浦江与苏州河一江一河两条水系,是上海的福气和缘分,这是国内外许多城市没有的天赋空间。

一江一河携手推举上海城市从小到大发展,不同时间有不同的表现。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元朝1292年上海设县建城是在上海浦,它是黄浦江的前身,又是吴淞江的支流;二是苏州河是明朝治理吴淞江改道而来,1843年开埠后苏州河两岸开始城市化,河上建了几十座桥,这是上海发展的苏州河时代;三是改革开放后1990年浦东开发,上海跨越黄浦江发展,黄浦江上有了许多大桥和隧道,这是上海发展的黄浦江时代。

上海的城市发展始于1292年设县建城。吴淞江是当时太湖向东经过上海流入长江口的出海水道,河流规模远远大于当时的黄浦,但是对上海城市兴起有直接影响的应该是黄浦江。第一,上海县建在上海浦旁边,上海浦是黄浦江的前身,今天的黄浦江是由当年中游的上海浦、下游的范家浜和上游的黄浦发展而来;第二,那个时候没有苏州河,



平野围栏 (油画) 李翔

请他指教,然后我把已经写就的六千字的《细腻绵密 文思郁勃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递给俞平老,请他指正。并告知他,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将要全文播送他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及我的赏析文章,其他聊了什么也记不清了。

10月20日,我收到了俞平老用我稿纸下半部空白部分裁下来后给我写的回信说:“来信、稿件均收到。我的文字本是随便书写,少有可取,原不值得介绍。承你逐爱,写为文字,且予以广播,为愧……我因久病,其他未能一技改,至歉。所询两点亦不能答复,以均不值得重提

也。原件奉还,余不一一。平伯 十月十七日”

俞平老虽说“未能一技改”,却在我的原稿上改动颇多,有的地方甚至有剪贴和加入过渡语句等字迹,煞是费心。由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又整天沉湎于昆曲,俞平伯基本不会动笔去写文章了,所以人们看不到他的手迹了,而我却珍藏有俞老以上两封手书,他的字就如同火柴梗堆积起来一样,和他的言语一样——木讷、呆板。然而,让我惊奇的是,他早年的书法却是那样的精彩和灵动。

得到俞老的指点,我对拙稿进行了再次修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84年2月11日,在《作家与作品》节目里,播送了笔者撰写的《细腻绵密 文思郁勃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其实,我称俞平伯为“出土文物”,并无调侃他的成分,而正是由于他在“地下”“沉睡”了32年,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护身符”,才让他得以摆脱了十年动乱中的更多迫害。最后塞翁失马,却得以完璧归赵。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召开了“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俞平老才得以平反。令人遗憾的是,四年以后,他便辞世了,享年90岁。

吴淞江古道在上海县的北边,出海口是今天复兴岛旁边的虬江和走马塘之间;第三,1403年明朝治理水系黄浦夺淞,黄浦江往北打通范家浜通过吴淞口进入长江,吴淞江改道通过宋家浜汇入黄浦江成为后者的支流,两者在今天的白渡桥附近形成丁字形交汇。黄浦夺淞是上海城市发展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从那以来推动着上海的港口与城市日益壮大起来。

1843年开埠,英国人在黄浦江与吴淞江的交汇处开始搞租界,上海境内的吴淞江两岸开始快速发展起来,城市发展由此进入以早期工业化特征的苏州河时代。第一,因为吴淞江可以通苏州,于是北新泾以下的吴淞江开始被称之为苏州河。与此对照,拓展后的黄浦后加了江字称之为黄浦江。上海人的心目中,河的地位小于江。以前是吴淞江大于黄浦,现在开始是黄浦江大于苏州河。第二,开埠后的上海城市空间是在黄浦江以西展开,还没有能力穿越黄浦江发展到浦东。与黄浦江不同,苏州河是两岸同时发展,从外白渡桥开始从东向西建设了一系列苏州河桥。第三,沿着黄浦江和苏州河出现了三大工业区,在黄浦江下游的杨树浦一带

可以像伦敦泰晤士河和巴黎塞纳河那样,发展成为被城市空间拥抱、人们乐游其中的城市中心河。在以后工业化更新为特征的黄浦江时代,这条母亲河开始了从“工业锈带”转变成“生活秀带”的蝶变。过去30多年的重大行动,首先是跨越黄浦江建设一系列世界级的桥梁和隧道,接着是通过举办世博会对黄浦江两岸进行系统整治和文化再造,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围绕黄浦江两岸展布的各美其美的滨江风貌。与此同时,苏州河也同步进行了后工业化特征的城市更新。当下一江一河对于上海城市发展的作用,概括地说,黄浦江沿岸是要展现上海全球城市的金融、航运、贸易、文化、科创等功能,苏州河沿岸是要展现上海人民城市的宜居、宜业、宜游、宜行功能。

一个手机来电打破了原本的计划,测核酸被突然提前,强身健体的计划被延后……记忆瞬间被拉回了6个月前,虽然选择这个行业就注定了与紧急、突发密不可分:“科室有医生混采阳性,等待单人单管复核,我们都可能算密接,你能不能来上班”。主任一句话刚落,“好的,我马上去做单人单管核酸”。母亲一路嘱咐我这个“天选打工人”要小心,注意防护。不论是去武汉抗疫还是去公卫支援,总有妈妈一路送我,关心我,在家里等待我回家,那一刻,我想说,妈妈我爱你,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教诲,好好完成任务。到家后,我又拿出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红色背包,它曾经陪着我支援公卫,母亲一定是洗过了,那么新那么干净,我备了些换洗衣物,还有象征成功的苹果及可乐,抱着必胜的心意出发。

卷上我的行囊,乘上了前往医院值班的车上。路上车辆和往常一样,夕阳西下,照在车上,那一幕给我一种回家的温馨感,可惜,是去上班,去的是一个忙碌但无硝烟的站场。一到科室,扑面而来的是消毒水的味道,大家都穿着大白,全套武装工作,看不清彼此的容颜,但是通过声音还是能识别出,这已让我的思绪回到了武汉,在重症病区救治,只是现在让我不像当时那么紧张那么犹豫。全力工作,救治患者,穿着这么厚重防护服的我们,在5天内,陆陆续续阳了,但直到和我搭班的医生也中招了,就剩我一个还没感染,还在坚守,心中浮起一个念头,我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天选打工人”。

防疫政策转变,医务人员感染风险骤增,谁不是家中的顶梁柱……“天选打工人”不是说不会被感染,我认为第一是我们懂得用最科学的方式与病毒斗争,经过这3年的不断锻炼,培养出足够丰富的抗疫经验和防护绝招,能够与病毒战争到底;其次是为了让大家有序就诊、解决问题,我们甘愿牺牲自己。为了不让家里人感染,我们早早收拾包裹,独自住在隔离房间,这是“天选打工人”的担当,和医生的宗旨不谋而合,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第三为了能让一些家里有小孩急需照顾的医务人员,主动替他们上班,让宝宝能够在疫情面前不害怕,有父母的陪伴,让宝宝从小就养成主动多帮助别人态度,这是一种爱的传递。

最后,希望大家能尊重这些“天选打工人”,给一些理解,在排队候医时,对一些不便情况有忍耐心;就诊完,不要忘了和他们道一声谢谢或给他们一个笑容。“战争”尚未结束,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努力让自己更强壮,乐于奉献,当好一名医务天选打工人。

童年与祖母在中秋等月亮,后来流行的情人节送玫瑰等都成了小儿科。

是英美日企业组成的沪东工业区,在黄浦江上游的南市老城厢以南地区有江南制造局等国家工业组成的沪南工业区,在苏州河上游的小沙渡和曹家渡一带形成了沪西工业区。中国许多民族企业是在苏州河边发展起来的。

开埠以来将近150年,黄浦江主要是上海城市的边界河。改革开放前,上海的中心城区主要由中山环路组成,东部边界是外滩旁边的中山东路。改革开放后1990年开发开放浦东,上海城市空间发展一举跨越黄浦江,黄浦江终于可以像伦敦泰晤士河和巴黎塞纳河那样,发展成为被城市空间拥抱、人们乐游其中的城市中心河。在以后工业化更新为特征的黄浦江时代,这条母亲河开始了从“工业锈带”转变成“生活秀带”的蝶变。过去30多年的重大行动,首先是跨越黄浦江建设一系列世界级的桥梁和隧道,接着是通过举办世博会对黄浦江两岸进行系统整治和文化再造,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围绕黄浦江两岸展布的各美其美的滨江风貌。与此同时,苏州河也同步进行了后工业化特征的城市更新。当下一江一河对于上海城市发展的作用,概括地说,黄浦江沿岸是要展现上海全球城市的金融、航运、贸易、文化、科创等功能,苏州河沿岸是要展现上海人民城市的宜居、宜业、宜游、宜行功能。

### 天选打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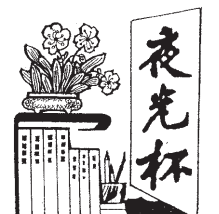
邹海

一个手机来电打破了原本的计划,测核酸被突然提前,强身健体的计划被延后……记忆瞬间被拉回了6个月前,虽然选择这个行业就注定了与紧急、突发密不可分:“科室有医生混采阳性,等待单人单管复核,我们都可能算密接,你能不能来上班”。主任一句话刚落,“好的,我马上去做单人单管核酸”。母亲一路嘱咐我这个“天选打工人”要小心,注意防护。不论是去武汉抗疫还是去公卫支援,总有妈妈一路送我,关心我,在家里等待我回家,那一刻,我想说,妈妈我爱你,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教诲,好好完成任务。到家后,我又拿出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红色背包,它曾经陪着我支援公卫,母亲一定是洗过了,那么新那么干净,我备了些换洗衣物,还有象征成功的苹果及可乐,抱着必胜的心意出发。

卷上我的行囊,乘上了前往医院值班的车上。路上车辆和往常一样,夕阳西下,照在车上,那一幕给我一种回家的温馨感,可惜,是去上班,去的是一个忙碌但无硝烟的站场。一到科室,扑面而来的消毒水的味道,大家都穿着大白,全套武装工作,看不清彼此的容颜,但是通过声音还是能识别出,这已让我的思绪回到了武汉,在重症病区救治,只是现在让我不像当时那么紧张那么犹豫。全力工作,救治患者,穿着这么厚重防护服的我们,在5天内,陆陆续续阳了,但直到和我搭班的医生也中招了,就剩我一个还没感染,还在坚守,心中浮起一个念头,我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天选打工人”。

防疫政策转变,医务人员感染风险骤增,谁不是家中的顶梁柱……“天选打工人”不是说不会被感染,我认为第一是我们懂得用最科学的方式与病毒斗争,经过这3年的不断锻炼,培养出足够丰富的抗疫经验和防护绝招,能够与病毒战争到底;其次是为了让大家有序就诊、解决问题,我们甘愿牺牲自己。为了不让家里人感染,我们早早收拾包裹,独自住在隔离房间,这是“天选打工人”的担当,和医生的宗旨不谋而合,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第三为了能让一些家里有小孩急需照顾的医务人员,主动替他们上班,让宝宝能够在疫情面前不害怕,有父母的陪伴,让宝宝从小就养成主动多帮助别人态度,这是一种爱的传递。

最后,希望大家能尊重这些“天选打工人”,给一些理解,在排队候医时,对一些不便情况有忍耐心;就诊完,不要忘了和他们道一声谢谢或给他们一个笑容。“战争”尚未结束,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努力让自己更强壮,乐于奉献,当好一名医务天选打工人。



十日谈 生活中的美好 责编:郭影